

1357

筠谿集

詳校官庶吉士臣瑚圖禮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典簿臣郭祚熾

謄錄監生臣查浩

欽定四庫全書

筠谿集卷八

宋 李彌遜 撰

議古

衛鞅以強國之術說秦孝公

衛公孫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座為中庶子公叔既死公孫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將修繆公之業東復侵地乃遂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孝公既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聽罷而

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監讓衛鞅
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復求見鞅
鞅復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罷而孝公復讓景監景
監復讓衛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復見鞅
鞅復見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孝公謂景監
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
矣請復見我我知之矣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
膝之前於席也語數日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

之驩甚也。鞅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遠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才，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強國之術說君，君大悅之。爾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

議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孟子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故於梁則曰使民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於齊則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滕文公問為國，則曰民事不可緩也，蓋不如是。

不足以為敬未聞不能帝而王不能王而霸也
商君以刻薄之資挾刑名之學假帝王之說而
歸過於孝公賊其君之大者故曰今之大夫今
之諸侯之罪人也

韓宣惠王欲用公仲公叔為政

韓宣惠王欲兩用公仲公叔為政問於繆留對曰不可
晉用六卿而國分齊簡公用陳成子及闕至而見殺魏
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今君兩用之其多力者內

樹黨而力寡者藉外權羣臣有內樹黨以驕主有外為
交以削地君之國危矣

議曰政事之臣忌於專古今之通患故易有多
懼之辭虞書有同寅協恭之戒繆留之言是終
不可任人以共政也然君道無為而仰成於臣
必有任天下之責者苟政出多門則枉道者得
以害正植私者得以害公法行而改作令出而
反汗平居肆橫議臨難無與執其咎亦亂之所

由生也成周大小之臣咸懷忠良侍御僕從罔
匪正人况一二大臣乎惟得賢而弗與小人間
之則獨任而不為專衆進而不為黨伊尹相湯
高宗得說舜咨二十有二人武王有亂臣十人
顧豈以任人之衆寡而為治亂哉

張儀以商於之地獻楚王

齊助楚攻秦取曲沃其後秦欲伐齊齊楚之交善惠王
患之謂張儀曰吾欲伐齊齊楚方懼子為寡人慮之奈

何張儀南見楚王曰齊王之罪其於敝邑之王甚厚敝邑欲伐之而大國與之懼大王苟能閉關絕齊臣請使秦王獻商於之地方六百里若此齊必弱則必為王役矣則是北弱齊西德於秦而私商於之地以為利也則此一計而三利俱至楚王大說羣臣畢賀陳軫後見獨不賀楚王曰不穀不煩一兵不傷一人而得商於之地六百里寡人自以為智矣諸士大夫皆賀子獨不賀何也陳軫對曰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患必至也故不敢

妄賀王曰何也對曰夫秦所以重王者以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先絕是楚孤也秦又何重孤國且先出地後絕齊秦計必弗為也先絕齊後責地必受欺於張儀受欺於張儀王必惋之是西生秦患北絕齊交則兩國之兵必至矣楚王不聽曰吾事善矣子其弭口無言以待吾事楚王使人絕齊使者未來又重絕之張儀反秦使人說齊齊秦之交陰合楚因使一將軍受地於秦張儀出見使者曰從某至某廣袤六里使者曰臣聞六

百里不聞六里儀曰儀固以小人安得六百里使者反
報楚王楚王大怒遂舉兵伐秦秦與齊合韓氏從之楚
兵大敗於杜陵

議曰戰國之君不知所以保民志於闢土地而
已故一時遊說之士揣摩迎合得以行其詐商
於之獻不足以欺童稚而懷王受之不疑雖軫
之辨不能解其惑卒至於交兵削地結怨鄰國
蔽於利而不見其害故也聽言之道曰公曰明

一有所蔽則惑矣可不慎諸

王翦取荆請美田宅蕭何守關中買田地以自污

始皇問李信吾欲攻取荆於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李
信曰不過二十萬始皇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
始皇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李將軍果勢壯勇其言
是也遂使李信及蒙恬將二十萬南伐荆王翦言不用
因謝病歸老於潁陽荆人大破李信軍入兩壁殺七都
尉秦軍走始皇聞之大怒自馳如潁陽見王翦曰寡人

以不用將軍計李信果辱秦軍今聞荆兵日進而西將
軍雖病獨忍棄寡人乎王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
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為聽將軍計爾於是王翦將兵
六十萬人始皇送至灞上王翦行請美田宅園池甚衆
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王翦曰為大王將有功終
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為子
孫業爾始皇大笑王翦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
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狙而

不信令令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我我不多請田宅為子
孫業以自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矣陳豨反高祖自將
至邯鄲而韓信謀反關中呂后用蕭何計誅信上已聞
信誅遂使使拜丞相為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
一都尉為相國衛諸君皆賀君平獨弔謂何曰禍自此
起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內非被矢石之難而益君
封置衛者以今淮陰新反於中有疑君心夫置衛衛君非
以寵君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何從其計上

說其秋黥布反上自將軍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為客
又說何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為相國功第一不可
復加然君初入關本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尚復
孳孳得民和上所謂數問君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
多買田地賤貫貸以自汙上心必安於是何從其計上
乃大說

議曰君之使臣以誠而不疑則臣之事君以誠
而不欺始皇高祖懷并吞之志當撥亂之餘猜